

第一章

如果再相逢，最好是在她葬礼上

PLEASE DON'T
MISS ME

离婚那天，常娓娓就想过，这一辈子千万别再遇上前夫年慎，真哪天倒大霉遇上了，那么最好就是在她的葬礼上。

因为如果她没死，他一定不会放过她。

当初离婚的时候，闺蜜周思念就说过她，一对正常夫妻离婚，那都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，你跟年慎离婚，就是为了把年慎逼上绝路，好好一个青年才俊，瞎了眼看上你，你竟然把人家逼到这种地步，你说他，到底哪点对不起你？

闺蜜说得没错，从结婚到离婚，都是她自己作出来的。

离婚快四年了，常娓娓现在做噩梦还会梦到自己拿着户口本坚决要离婚的那个傍晚。年慎的眼睛都红了，眼底滚着一片猩红的水光，额头显现出一条条青筋，把她堵在家门口的玄关处，一点形象都没有，跟个孩子似的胡搅蛮缠，去抢她手里的户口本，说什么都不肯让她走。

那时候不光是他，绝望的还有她。

她牙尖嘴利，一句句都像是刀子，插在他心上：“别傻了，年慎，我跟你结婚为了什么你还不清楚吗？我玩够了，你公司快要破产了，我不想跟着你过苦日子。”

当时他嗓子都哑了，额头紧紧抵着她的额头，眼睛看着她的眼睛，卑微到了地里去，这样一个人，会用那种语气说出那些话来，现在常娓娓回想起来还是心惊肉跳。他说：“娓娓，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。”

她接来说出的这句话，每次都能让她从噩梦中惊醒。

她说：“年慎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贱？”

真像是报应啊，连从大学厮混到如今的闺蜜周思念都替他抱不平：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

可她在飞之前，还捅了年慎一刀。

这就有点不太厚道。

她任性离婚不久，母亲就被她气得生病住院。

当初常娓娓就是闪婚，现在没过多久就要离婚，让一个做母亲的脸往哪里搁。紧接着，她父亲因贪污入狱，家里别墅被检察院查封，那年她二十一岁，就已提前领教了命运的翻脸无情。可怜她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，脱离了年慎，又没了父亲，不得不学着接受命运，东奔西走，一边学着谋生一边替家里还债。最苦的时候，她都没有想过回头去找年慎帮忙，她虽然娇生惯养，但心高气傲，离婚就是离婚，就算这个男人是她甩手不要的，她也不能回去求他。

四年了。

有时候想想，连常娓娓自己都惊叹，这四年她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？

这样一顿胡思乱想，晚上就没睡好，早上被楼上的装修声吵醒，常娓娓迷迷糊糊地按亮手机一看，眼皮跟着一跳，已经八点二十，她慌乱地翻身坐起，哀号着扑向卫生间。偏偏这时候头发还跟她作对，结打得一塌糊涂，怎么都梳不顺，她一气之下扎了

个丸子头，别上一个蝴蝶发夹挡住毛糙的地方。一身白衬衫再配上一条牛仔裤，活脱脱就是个逃课的女高中生。

她连妆都没化，随手从冰箱拎了一袋牛奶，直奔地铁二号线而去。

网上怎么说的，越是不修边幅越是打扮邋遢，就越能遇见至关重要的那个人。

她没遇到金主，没遇到情敌，却偏偏遇到了她避之不及的人物——她的前夫年慎。

这座城市一旦遇上早高峰，不光街上堵，电梯间照堵不误。她早上没正经吃饭，光在地铁上偷偷摸摸喝了一袋冰牛奶，这一挤，更加觉得胃部疼痛难当。再加上昨晚没休息好，整个人浑浑噩噩的，她靠着电梯壁，闭上眼睛强忍着小憩。

电梯在九楼的时候停了一下，乌泱泱出去一批人。很久，她都没感到电梯门有关上的动静，忍不住把眼一睁，这一睁不啻晴天霹雳，她原本靠墙站着，脚下一个踉跄，本能地伸手扶了一把墙壁。

电梯外站着五六个人，年慎居中，从这个众星拱月的站姿基本上就能判断出他不菲的身价。

他看着她，面无表情，眼神幽冷。

身旁看似助理的男人替他扶着电梯门，此刻也有些不解地回头看了看他，小心翼翼地确认：“年先生？还要上去吗？”

他迈步进入电梯，随从们紧随其后地跟着进来。

原本空旷的电梯一下变得逼仄。

电梯继续往上，中间停过几次，有人出去也有人进来，她站在角落，一抬头就能看见他。四年了，好像一切都变了，好像又什么都没变，他依旧高而且挺拔，西装挺括，侧脸英气，却长了一对极长且翘的睫毛。她心惊肉跳地回想了刚刚他出现在电梯那一瞬的表情，浑身上下散发出了一股不太好惹的气场。

果然时间对男人都格外宽容。

她闭着眼睛，暗暗在心里祈祷：上帝保佑，千万不要在同一个楼层下。

她愿意透支半生的运气，来换这一个侥幸。

临时抱佛脚都是不顶用的，神佛也讲究个日久见人心。

电梯在三十二楼停下，年慎一行人等率先走出电梯，这个楼层只租给他们一家墙绘公司，年慎此行的目的不言而喻。

常娓娓双脚发软，忽然没了出去的勇气。

周思念说得对，当年那件事她也知道自己做得太绝。可那时候年轻气盛，又是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大小姐性格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，根本顾及不到别人的感受。周思念总说，除了你爹妈跟年慎这个受虐狂，谁还能容忍你的无理取闹？

同公司的财务嘉嘉捅了捅她胳膊：“娓娓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出去？”

她怕，酝酿了四年的勇气反倒在正主出现的当天，消失到无形。

一进公司，她闷头躲进了格子间装作忙碌工作状，努力减少自己在领导面前的存在感。

年慎一群人进了大老板的办公室，一直待到中午才出来。

公司不大，在业内却颇有口碑，靠的是背景强大，老板赵宇东年少有为，从部队退伍转业，没让国家分配，一手创办了这家墙绘公司。常娓娓能进这里，靠的是周思念父亲那边的关系，闺蜜为她做到这一步，她很珍惜目前这份工作。

赵宇东笑得好似一朵老菊花，一路将他们送到门口，还未等人走，便转身点了常娓娓的名字。赵宇东祖籍广东，他一说娓娓这两个字，总让她感觉像在叫一只小狗。

她真的跟一只小狗似的，神色仓皇地站起来，讷讷道：“赵总。”当然也能感觉到，落在她身上那道不动声色的、像丝线一

样寸寸收紧的目光，勒得她快喘不过气。

“晚上下班别急着走，一起吃个饭。”

她果然如他所料的那样，变了变脸色。

其实，年慎什么都没说跟赵宇东说，只是赵宇东想得也比较“单纯”，酒桌上能有个漂亮姑娘陪着，不光局面好看，合同也好签。

她仓促地解释：“赵总，今晚我有约了……”

“给我推了。”赵宇东自以为幽默地替她决定，“还想不想在这里干了？除了男朋友，通通都给我推了。”

赵宇东也并无恶意，只是他说话一向如此，活在广东的东北人个性。

从进公司起就颇照顾常娓娓，那时候周思念刚刚结婚，她从周思念的公寓里搬出来，在这座城市举目无亲，住了两天招待所。赵宇东知道她这个情况，特地拨了一间单人寝室给她住，这对一个刚刚入职的员工来说已经算是格外厚待了。

常娓娓还未怎么样，年慎锐眼如炬，盯了她一眼。

她苦笑：“老大，这算不算加班啊？”

年慎一行人推门出去，想来合同谈得颇为顺利，赵宇东表情都松弛下来，也能颇不正经地开她几个玩笑：“钱没有，我娶你。”

常娓娓受不了了：“您放我一马吧。”

年慎走了一段路，忽然停了一下，抬起头，身后尚未关拢的玻璃门漏入一两声嬉笑，像是黑色旋涡，无声地漾入他眼底。

赵宇东在华隆二十层开了一个包间招待贵客，七点一刻，贵宾在服务生的指引下陆陆续续就座。狭路相逢的不安、惶恐和忐忑也在晚饭之前的等待之中变得像烟雾一样轻。

人生总要遭遇某些人跟某些事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，冤

家宜解不宜结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她乱七八糟地替自己做着心理建树。

直到亲眼见到那个人，才知道一切都是惘然。

面对年慎的心情里，最中流砥柱的是一种欠债者面对债主的慌张。

她不能彻底割裂自己的人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她多么希望能跟四年前的自己决裂，从而使自己从眼下这种局面中彻底解脱。

有种罪过，是不能清账的。

年慎一身白衬衫，不穿西装外套，也不打领带，更有一种浊世翩翩佳公子的风范，常娓娓知道他好看，要不然当年犯不着为了刺激年姣，义无反顾地就嫁给了他。

她的任性也不是从来没有报应，惨痛代价就是今时今日重遇年慎。

酒过三巡，关于集体婚礼的策划也谈得七七八八，赵宇东点了常娓娓的名，示意她出来敬甲方一杯。两派带来的人马都是海量，桌上空瓶码了有几十个，却不见年慎有一丝醉意。

双目锐利清明，照得人纤毫毕现，无所遁形。

她一直在喝啤酒，于是拿了一只干净杯子，满满倒了一杯贵州茅台——酒桌上，男人喝什么，她也喝什么，这是规矩。

常娓娓双手举杯，站起来向着年慎恭恭敬敬道：“年总，我敬您一杯，祝我们两家公司合作愉快，蓬勃发展。”说罢自己便先一干而尽。

赵宇东笑着看她一眼，隐隐点头，似有激赏之意。

她放下酒杯，心平气和地看了年慎一眼，一来她确实有为老总帮衬的意思；另外一方面，她想借这杯酒，跟他和她的过去彻底和解。就算他在这里当着众人的面泼她一脸，她也认了，那是她自己活该。

年慎不过淡淡看了她一眼，端起酒杯，跟着她一饮而尽。

赵宇东一声喝彩，啪啪啪地鼓起了掌。

她低着头站在包厢吊灯边缘，两睫间或一颤，在如雪的肌肤上洒下浓墨重彩的阴影。她并没有看他，只是小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

声音只有他耳闻的程度。年慎不动声色地扫了她一眼，嘴角从左往右一斜，笑得有些冷漠。

她的酒量其实不错，随她父亲，一杯两杯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回到自己座位坐下，赵宇东凑过去跟她耳语了几句。她抬眸，撞见年慎身侧一个女秘书模样的人对她抿嘴一笑，道：“常小姐果真好酒量。”

常娓娓微笑着点点头，也不多说什么。

年慎忽然开口：“赵总，除了这个项目，我个人还有个不情之请。”

喝了点酒的赵宇东格外豪爽，又特别好说话，大手一挥，道：“您说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我在这里有套房子需要装修，我未婚妻的意思是想要一堵手绘墙，面积不算大，就是还没定好要画什么，就想麻烦贵公司帮忙一起设计一下。”

听得“未婚妻”三个字，常娓娓夹海参的筷子一抖，赵宇东已经接腔：“没问题。”说完抬手一拍常娓娓的小细肩膀，可怜她不过就是想吃口海参，好不容易夹到碗里，被他这出其不意地一拍，差点就呛到了气管。

“您尽管放心，我们公司小常是正经科班出身，手快脑子灵活，一些急活散活交给她，准不会出错。”

她惊天动地地咳嗽了起来，目光幽怨地看了一眼老总。

年慎语气寻常：“是吗？”

她老总这张嘴啊，说是舌灿莲花都不过分。

赵宇东绕到她背后，用拳头轻轻顶了她一下，示意她给点表

示。她挺直腰板，点头道：“您放心。”

他似乎这才着重看了她一眼，眼中殊无笑意。

不矫情地说，从他口中说出未婚妻这三个字时，萦绕在常妮妮心头四年的愧疚跟不安忽然像是减轻了重量，她其实有点松了口气，她这厢不见天日地惶恐着，谁能料到那边已是乌云散尽，柳暗花明。

被社会浸泡得越久，她越明白一个道理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千万不要让一个位高于自己、权重于自己的人，记恨上自己。

她特别诚恳地朝他笑了笑。

她不笑也罢，她这一笑，年慎的脸上瞬息万变，顿时什么都有了。

趁着去卫生间的工夫，她迅速发微信跟周思念求助，周思念是星座小达人，每天吃哪种口味的方便面都要依星座行事。

“亲爱的，你帮我上网算算，最近白羊座是不是水逆？”

“水逆早过去了，白羊座最近犯桃花，咋了？”

她一闭眼一咬牙，老实地招了：“我遇到了年慎。”

周思念恍惚了一会儿，才接着问：“然后呢？”

“他让我们公司帮他家设计一堵墙，老总让我顶上。”

周思念幸灾乐祸：“报应啊！”

人生还有什么比遭遇前夫更可怕的事情？

常妮妮现身说法，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：在墙绘公司上班，并且还得替前夫帮着张罗他的新房。

她坐在抽水马桶的盖子上，绝望得无以复加。

周思念施施然给她提供答案：“这还不简单，你请个年假，让别人接手呗。”

对啊，她年假还没用掉呢！

宴罢的时候，在座几位都喝了酒，赵宇东的老婆刚好就在附

近逛街，开了车过来就把他载走了。

年慎的秘书叫范晓，过来问常娓娓怎么回去。

常娓娓立刻道：“我打车。”

范晓一直在暗中打量她，在那些密集的观察中，她感到有些不安，像是自己的过去跟隐私暴露在除了年慎跟她以外的第三人面前。

有一秒钟，常娓娓惊恐地想，范晓不会让自己去搭年慎的车吧？

但事实上，真的是她庸人自扰。

年慎从她们身侧迈步而过，弯腰进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。范晓匆匆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坐了上去，临走之前跟娓娓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常小姐，年先生这些年，过得其实挺不容易的。”

回家这一路，常娓娓都在琢磨这句话，思来想去，想不出范晓告诉自己这句话的用意跟目的，于是不出意外，又是一夜辗转反侧。

第二天，常娓娓顶着一对熊猫眼进公司，拿下这笔订单的赵宇东格外意气风发，可怜了他们这群虾兵蟹将，她一边移动鼠标修图一边托着腮帮子打呵欠，公司内部的通信工具突然弹出了赵宇东的消息。

赵宇东：“在吗？”

老大，你稍微抬一下头，就能从办公室里看到我伏案工作的身姿。

可她也不能不回，谁叫人家是她衣食父母。

她回：“在。”

赵宇东：“昨天跟你所说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常娓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赵宇东：“年慎娇妻新房装修的事，今天那边有人来跟你对

接，你做好准备啊，曲线救国，讨好他娘子欢心，争取一举把他拿下。”

常妮妮：“……哦。”

赵宇东：“做好了给你涨工钱，加油，看好你哦。”

很快，她的手机里收到了一条自称是年总助理的短信，说明了新房的风格，这堵手绘墙具体会被安排在哪儿，以及女主人的喜好：浪漫的，又带点希腊哲学家约瑟夫·拉兹的自由主义风格至上的理念。

妮妮上网查了下这个人名，查完之后发现还不如不查。于是，她火速发短信给闺蜜周思念：“思思，你知道啥叫自由主义风格吗？”

几年前，周思念在论坛泡哲学系才子，基本上希腊几个流派的思想都摸得门清，许久她懒洋洋地答：“约炮不戴套，事后不负责。”

常妮妮：“……”

最后她凭直觉画了几幅草图清样，发到了对方指定的邮箱。很快就收到了回邮，回复说其中有三幅他们老板挺喜欢的，想看看成品，因为新房子快要装修好了，所以时间比较赶，希望能尽快出来。

常妮妮不敢怠慢，连夜上色，在第二天上班之前准时发了过去。

这一整天也算是报废了，她实在困得不行，偷偷溜去茶水间的躺椅那里休息，下午还要去场地盯工人施工。九点钟左右，手机一阵振动，把她惊醒，她点开一看，那助理回了她一条：“常小姐的敬业精神让人感动。”话锋一转，接下来是一句反问，“常小姐一个晚上都没睡？”

她发了个“呵呵，还好”，于是翻身坐起，看见了光滑柜壁上映出来的自己，乱糟糟的长发，没有化妆的双眼显得毫无神

采，整个人又颓废又邋遢，简直没救了。

给自己的前夫这么拼命地设计新居，她也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干些什么。

她拍了拍自己两颊，努力让脸上呈现一点代表健康的血色来，向着镜子扯出一个元气饱满的笑。

生活教会她太多事，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如果有人提供给她一份聊以温饱的职业跟住处，那么除了努力工作，她想不出任何报答对方的方式。

就当为了老板吧，她给自己鼓劲。

囫圇睡了几个钟头，下午匆匆赶去施工现场。赵宇东从年慎手里签下的大单是一个游乐场的墙壁设计，主要是为了贴近儿童的感知，色彩浓烈丰富，形象偏向卡通人物，最难的是一个正厅穹顶的设计，甲方反其道而行之，要求给人宁静的感受。

当时常娓娓听到就气得不行，冷笑着心想，游乐场让人心情宁静，这跟葬礼要放《欢乐颂》有什么区别。

不过，甲方为大。

她特意换了一身轻便的运动套装，跟工人一起跳上脚手架，拿着相机拍来拍去，赵宇东要这一块的全景图，公司再讨论如何操作。

这些年她爬上爬下，跟着赵宇东出生入死，早就习惯了，倒是一边工人看得胆战心惊，有位年纪看着都能做她父亲的领班，做主把她拉了下来。

她长得好看，整天又笑嘻嘻的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活泼劲儿，很快就跟这一帮工人混熟了，能保障安全的时候，大家也就由着她胡来。

她才站稳，就听见身后有人不确定地叫了她一声娓娓。

她回头，一时之间，反倒沉默了。

叫她的是她暗恋整个青春期的男人——蒋波，怀里抱着的那

个两三岁的小姑娘，是他的女儿。

木村拓哉有了小肚腩，而蒋波有了自己的孩子。

多可怜啊，常娓娓从十四岁开始，暗恋了他们整整十年。

“刚才看你在上面蹦蹦跳跳，就觉得像，走近了一看，果然是你。”蒋波的惊喜是发自内心的。

常娓娓咧嘴笑：“小叔叔。”

杨过第一次叫小龙女，叫的是姑姑。

他大了她整整十五年。

十五年啊，想想都觉得人生长得有点荒唐。

她的眼睛立刻就红了，为了掩饰此刻她的心酸。

常娓娓弯腰去逗弄他怀里的小女孩：“你好呀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女孩鼓鼓的包子脸，眼睛大而且明亮，应该像她的妈妈，面对常娓娓的提问奶声奶气地答：“铛铛，叮当的叮。”

她顿时乐不可支，太可爱了。

蒋波见她笑也笑了，颠着怀里的女儿逗她：“叫姐姐，叫娓娓姐姐。”

心潮涌动，忽然有一种流泪的冲动，隔了多年之久，在岁月的另一头悄然回首，仿佛望见自己的小时候。

她三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十八岁的蒋波，大人们让她叫哥哥，她笃定地开口，一声叔叔石破天惊，注定了一生的“同途殊归”；他第一次吻她，是在她七岁的时候，她骑着脚踏车在他家门口跌倒，摔破了膝盖，他为了哄她不哭，抱她起来，吻在她的鼻尖；九岁的时候，他为她系上红领巾，开车送她上钢琴课；十四岁第一次例假初潮，是他连夜买来卫生巾送到她寄宿学校，并且教会她怎么使用。

人生能有几个十五年？

“真乖。”常娓娓抚了抚孩子柔软的面颊，心都被她给萌化

了。只觉一切过往都不及孩子一声称呼，就算从前再难以面对，只有孩子纯净无比，如果一切的遭遇是为了迎接这个孩子的降临，那也应该是值得的吧。

思及此，她挺直了腰，再去看蒋波的眼中少了些尴尬，多了些温和。

时光改造了过往，同时也锻造了常娓娓。

她仍保有少女的特质，明朗率直，勇敢无畏，却多了一些理解宽容以及感同身受。

蒋波邀她去附近餐厅共进下午茶，孩子虽然不算重，但是抱着走了颇久一段路，蒋波额头发间渗出了薄薄一层汗。她伸手接过孩子，铛铛也不怕生，温顺地伏在她怀中，小下巴枕着她肩膀，被太阳晒得有点忧郁，气质太迷人了。

她不由得问：“她妈妈呢？”

蒋波平静道：“离婚了。”

“她要去国外，生了孩子也一心想要出国，我们分歧太严重，吵得实在太累了，就只有离婚。她出国，我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。”说到这里，他仿佛自嘲似的一笑，自言自语，“我的性格，可能天生就不适合跟人相处吧。”

在渊博温和的蒋波面前，她仍不自觉还原成小小少女的模样，胆怯、不敢开口，怕说错什么，像个受训的孩子，因此听得非常沉默。

“原本就是两个性格上有瑕疵的年轻人，都太骄傲、太敏感，固执己见，不肯为对方做出任何一点改变，也没有爱到可以为对方削掉自己身上尖锐的棱角，于是吵架，艰难地和好，又轻易地发生下一次争吵……离婚的时候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。”

说这些的时候，他的语气仍旧平静。

此时此刻的常娓娓对铛铛小姑娘充满了万千愧疚的怜意，由

着她抱着自己手背啃来啃去，口水流得到处都是。

蒋波略感抱歉地说：“这孩子长牙了，还是我来抱吧。”

他们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，存入手机。

蒋波招手叫来服务生买单的时候，服务生告诉他，有一位年姓客户刚刚替二位付了钱。

常娓娓与蒋波交换了个眼神，眼中闪过相同的疑惑。

回到公司，常娓娓第一时间打开电子邮箱，里面果然静静躺着一封邮件，年慎的助理回函，说老板对这三种配色都不太满意。她的人生早习惯被甲方百般刁难，并不以为意，图纸改过几百遍而甲方还不能满意，甚至于几百遍改下来，客户反而挑了第一幅，这都是常事。

甲方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甲方如初恋啊！

她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具体哪里不满意，能给一个方向或者建议吗？”

许久，那边才回了冷冰冰的两个字：“颜色。”

她咬牙切齿地想，当然是颜色了，难不成还是味道？

得，说了白说。

她换了另一套方案的配色，涂涂改改发过去，也已经到了傍晚，公司里的人走得七七八八的，只剩下赵宇东的办公室灯还亮着。这年头市场太小，做的又是饱和性大的墙绘市场，没个人脉单枪匹马拼到现在，不得不比旁人多付出一些汗水跟努力。

她收拾了下背包，过去跟赵宇东打了个招呼。老板有家室，她也不好平白无故献殷勤，明亮的白炽灯的照耀下，连一向“矍铄”的赵宇东的眉间也都疲态尽显，活脱脱老了好几岁。

穹顶究竟画什么，连他一个资深老江湖都拿不定主意。

“老大，我先走了哈。”常娓娓探了一个脑袋进来，有点可爱。

他恍然抬头，问道：“几点了？”

“八点。”

他揉了揉眉心，摘掉眼镜站起身，弯腰提起大班椅上的西装外套：“走，一起吃个夜宵。”

汉江河畔的大排档里，她跟赵宇东的面前分别摆放了一盘烤串、两杯生扎，一口酒一口肉，如此豪迈的生活方式，还是赵宇东耳濡目染教会了她。刚开始她洁癖严重得快要把自己都逼疯，别说路边摊了，光是坐一坐这椅子都可能哭出来，赵宇东就跟她说：“别怕脏，活在这世界上，洗件衣服可要让自己高兴容易太多。”

迎着江边飒飒凉风，倒无端生出挥斥方遒的意气来。

偏偏手机不识趣，在这种时候收到了一条短信，她低头默默地看，忽地叹了口气。

赵宇东问：“谁啊？”

她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实话实说：“年慎的助理，年慎对我这几幅墙绘设计不满意，说要当面跟我谈谈那堵墙的设计。”末了一阵感慨，“有钱人，真能折腾。”

赵宇东是个人精，短短几句话里就听出了不对味来，低头默默撸了会儿串，忽然问她：“娓娓啊，你是不是……跟那个年慎认识？”

常娓娓抑制住自己的惊讶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不认识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他对你，有点不一样。”

可是具体哪里不一样，又不方便用语言表达。赵宇东当年为了做生意，上过北大MAP的函授课程，里面有一节是讲微表情分析，用在这个年总身上，发现他这个人简直就是破绽百出。

比如年慎进公司的时候，明明可以直接走去他的办公室，却

故意绕了一个圈。这个圈里就有常娓娓的格子间，比如谈合同的时候他提到他们公司的几个业务骨干，年慎反应不过平平，可当他说出常娓娓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年慎的眼神明显暗示自己有在认真地听。

这种小细节实在太多。

一个人有时候可以用行动、用语言欺骗他的对手，但他的表情却是最直接的口供。

又或许，赵宇东转念一想，年慎会不会是故意让自己发现他这些证据？

他心头不由得警铃大作，暗中瞥了面前这傻大姐一眼，她不顾形象、自暴自弃地狠狠咬了几口翅中，然后把手机放进背包中，拍了拍包，跟他说：“老大，我先撤了。”

他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：“去吧去吧。”心里想的却是，尽量留个全尸回来。

助理给她的地址是在唐朝会所，她左等右等，等了大半个钟头还不见来人，实在困得受不了了，把包垫在身后，靠着沙发闭上眼睛，就是这样不舒服的睡姿，也不耽误她做了一个细节清晰、情节冗长的梦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她竟梦到了第一次见到年慎的情形。

她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个夏天，就算在梦里，她也仍旧出了一头一脸的汗。那时候她高考才填完志愿，违背父母想要她从商的意愿，一意孤行报了本市某大学的美术专业。为了避风头，她跑去高中同学年皎家里小住。年家为了做生意方便，在城东置办下一幢别墅，平时就给两兄妹住。

年慎常年在海外，因为很少回来，常娓娓只听说过他的名字，却没见过他。那天他忽然推门进来，她刚刚洗完澡，忘了拿换洗衣服，就穿着一件小吊带、一条内裤，偷偷摸摸地从浴室溜

了出来。

他刚好用钥匙打开门，然后眼疾手快，一把挡在了身后助理的面前。

她啊的一声大叫流氓，拿起桌上一只橙子砸了过来，带着一连串的尖叫，像只皮白纤细的小鹿，仓皇地奔回自己的房间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年姣在餐桌上叫了他一声大哥。她头昏脑涨，通红着一张脸，傻乎乎地跟着年姣一起叫大哥。

年慎当场就笑了。

然后她就哭了。小姑娘脸皮薄，无法承受这种局面，当晚非要走。年姣无论怎么问，她都不肯开口，最后还是年慎发话：

“小姑娘家家的，晚上出门不安全，再住一晚，明天我让司机送你回家。”

一个晚上就听见她在那里嘀嘀咕咕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，一看见她总让年慎想到某种麻雀之类的小动物，不，应该是百灵鸟，她的声音那么好听。

如果没有后来的事，她这辈子或许只要叫年慎一声大哥就足以两清；如果没有后来那些事，她或许活得要比现在更加容易……她痛苦地动了动手指，感觉来自口袋的一阵振动，她猛地睁开眼睛，感受到会所里明亮的灯光，本能地用手挡了挡，她这一挡也让自己看清了腕表的时间——深夜十二点二十分。

惊得她差点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

事实上，她也真的从沙发上跳起来，对面卡座空空如也，没有人来过的迹象。

急急去翻手机，来电显示是赵宇东的号码。

她心里一惊，按下接听，赵宇东由心发出的喜悦通过电流传递，直击她耳膜：“娓娓，我知道该画什么了，天堂、耶稣、圣母，永生的宁静和安慰！”

灵感像是暗夜中的一小簇火苗，一经点亮，长夜都将苏醒。